古書醫言

四

十武9
501
4 止

門　試9　501　4

古書醫言卷之四

安藝　吉益爲則公言著
男　猷修夫挍
孫　順信夫

鶡冠子曰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鍼（鍼病也）蓋在身必待俞跗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

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候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候魏文候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爲則曰鶡冠子題辭曰漢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唐韓退之有曰鶡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云云柳子厚則謂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皆前儒之確論卓見粗足以可觀矣

劉向新序曰扁鵲見齊桓候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云云

爲則曰與史記其文大同少異

孔叢子曰死病無良醫

爲則曰是亦非疾醫之論夫死者天命也雖扁鵲無奈之何醫者主疾病疾病則盡可治故雖死病苦治而其死安靜矣是謂之疾無不治世所謂傷寒疫癘衆醫舉言必死其命未盡也不藥而生矣其生也拙工者八九十日而復故上工者不及三十日而復故是其徵也

陸賈新語曰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

爲則曰由是觀之扁鵲之方傳于漢也明矣由是又求之傷寒論之方無古焉然其書陰陽醫之選述作而非疾醫選述作之也故唯其方可取而其論不可取特於傷寒論詳論其義焉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亾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春秋繁露曰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

云云

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云云敵曰灾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藏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藏皆病也

爲則曰是正陰陽之論疾醫不取

說苑曰鍼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候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呉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呉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呉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爲則曰此文與史記大同少異

寡人有腰脾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

秦繆公嘗出而亾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

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敎可以語諸弟子者乎云云

宦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云云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云云

對曰吾國且亾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亾也不可爲計謀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

爲則曰癰疽死者不可去是不知疾醫之道夫人之論也

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言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云云

為則曰此記同事而其文與史記少同大異蓋皆世傳而記者所取必亦異也余因曰夫書者非有德之人則不可解也此兩者從史記乎從說苑乎苟無實見而取皆臆耳學者思諸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

論衡曰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為良藥

為則曰王充不知食醫與疾醫之道此論誤矣夫食養者隨好惡故有補益之道而無攻擊之理藥用者不擇好惡故有攻擊之道而無補益之理也奚曰藥有補益

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救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

爲則曰今之爲醫不免王充坐觀之譏也悲哉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爲食云云

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無其効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

爲則曰此前後諸篇率皆服食家之事也夫服食者以氣而爲食非常之事於人無有益故不取矣然葛拱陶弘景孫思邈之輩妄尊信之混於醫從此而後正去而邪來論高而術卑醫道絶滅二千有余年於此矣憂萬民之疾病之君子舍邪求正斯論止斯術盛吾黨之所願也

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曰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信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爲則曰後世許氏曰醫者意也是本出于子華子而其論之非已可見於此

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太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衆方孰若巧之一伎

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得絶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絶不可如何

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

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

爲則曰孔子曰不語怪力亂神今渉獵此前後諸篇往往此類間有病疾之事無益於人因不枚擧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云云

爲則曰考此論毒者皆爲太陽之毒僻論也太陽爲毒則太陰亦必爲毒也凡天地之間變於常則咸爲毒何唯太陽哉且論中曰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奏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禀何氣於天是誠然王充實不自知不知則何爲此論唯言太陽之毒其誤可以知矣

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異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云云

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

爲則曰雖謂疾病非疾醫之論愼不可取焉

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毚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云云良醫能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

驗矣

前漢書平帝記曰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

禮樂志曰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

郊祀志曰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於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不死之藥可得

五行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云云

爲則曰已上陰陽五行相生相剋之理或神仙之事皆無益於病故疾醫不採學者思諸

驕近亂替（師古曰替廢惰也）近疾及人則多病口喉欬故有口舌痾

爲則曰評同于前以下五行志言疾病並皆陰陽五行之理故疾醫不復取

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

短弧

爲則曰劉向時嚴將取齊之谿女爲避其禍因蜮而爲説辭則或可也生短弧如此説則聽而不可矣

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云云有方技略

黃帝内經十八卷

爲則曰一説今所傳内經素問靈樞十八卷是也

爲則嘗細閲其書率陰陽醫之語非疾醫之語也然其中間有些一二古語在謹秡粋之而擧于篇末

外經三十九卷

扁鵲内經九卷

爲則曰據此扁鵲之書傳于漢也明矣悲哉今不傳是吾黨之憂也以陸賈新語而考之益知扁鵲之方傳于漢於是徧索其方仲景所傳傷寒論之外蓋無所見焉就其書論定扁鵲之遺法而作類聚方朝考夕試而又作方極誠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夫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爲則曰右七部不傳諸書亦未見所引用也

醫經者原人血脈云云

爲則曰是皆非疾醫所論於是疾醫既絶于漢可以知矣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濕之病）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癉黄病）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方十七卷

金創瘲瘈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黄帝食禁七卷

爲則曰右十一家今亦不傳就其書目思之疑非疾醫之書悲哉疾醫之絶之尚矣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云云

爲則曰此論亦非疾醫之論

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爲則曰余初見此諺我業於醫以爲太恥然數世之業輕忽不可舍焉於是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嗟乎漢既疾醫絶滅特陰陽醫行而有此諺耶陰陽醫之於治無益可以知矣則此諺亦不爲甚於是余大發憤涉獵古書始見萬病唯一毒之説因朝

夕鑚研試功日新遂精窮此術乃覺得免此諺之譏也吾黨小子愼莫惑病名醫論縱令誦解天下醫書諳記病名不能治病則焉免此諺之譏夫顏子曰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小子勉哉勉哉不拘病名醫論其唯知太其毒耳病乎疾乎何憂靡不治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爲則曰由是觀之班固著漢書時既言倉公之技

晻昧況於扁鵲乎

賈誼傳曰天下之方病大瘇一脛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慮亾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云云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云云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爲則曰是譬諭之辭非常病之論也且本文注解倶非疾醫之論

鼂錯傳曰爲置醫巫以救疾病

灌夫傳曰夫身中大創十餘適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云云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廼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云云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爲則曰陽病痱是固非病

蘇建傳曰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

爲則曰本邦見古戦場記此類甚多焉後世醫家論脫血之證其誤可以知矣

司馬相如傳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爲則曰凡食醫與疾醫其所主異矣食醫者主養精疾醫者主攻病本草無此別故不取如師古注家亦不以之知也

厚朴穹窮昌蒲江離蘪蕪

爲則曰皆藥名而亾足論唯文章耳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

爲則曰相如口吃與消渴遂不治而卒當時無疾醫可以知矣有之則相如奚不治而卒宜哉有有病不治之識

邪絶少陽而登太陰

爲則曰是固非疾醫之辭也漢儒不知古有疾醫以此論疾妄也

厠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

公孫弘傳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云云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

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云云

爲則曰是並非疾醫之辭

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

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杜欽傳曰昭帝未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

霍光傳曰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爲則曰漢既絕疾醫焉故有乳醫之目

趙充國傳曰竊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

京翼奉傳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日蝕

爲則曰以上皆非疾醫之辭

韓延壽傳曰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

野王傳曰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痹

楚王囂傳曰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言乎用德章厥善詩曰煢煢在疚云云

王嘉傳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

游俠傳曰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

爲則曰今有神農本經考之疑僞作故余以古人用藥之語集録曰藥徵

鄧通傳曰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太子慙繇是心恨通

許皇后外戚傳曰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戸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卽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

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

爲則曰史記有太倉公淳于意者淳于衍豈其人耶衍失醫道爲毒殺人冝哉罹災夫扁鵲雖遇李醯之害非扁鵲之罪也太倉公雖因孝子之贖而免殺戮何免其罪哉吾黨小子以善小而勿不爲惡小而勿爲愼哉機微之失非醫

馮昭儀傳曰有一男嗣爲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云云武帝時醫

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

王莽傳曰病悸寢劇死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爲則曰疾醫息而陰陽醫繁陰陽醫繁而穿鑿彌甚彌甚而治療愈惑悲夫知毒之所在而不拘五藏因脉之動靜而知毒之多少如斯耳量度五藏經脉知所終始於治無益

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腹魚

敘傳曰道病中風

爲則曰中風之病名非疾醫之辭

和鵲發精於鍼石

後漢書光武皇帝紀曰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永念厥咎内疚於心

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

爲則曰漢疾醫絶焉故不知治疾之道也夫眇者有瞳子則明蹇有骨肉則起醴泉亦瞑眩而吐瀉則其毒去眇蹇皆治焉固無不治之病也

孝和皇帝紀曰幼年煢煢在疚

寤寐永歎用思孔疚

朕寤寐恫矜憂釁

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至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强

孝安皇帝紀曰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

孝桓皇帝紀曰陰陽錯序監寤寐歎疚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

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撿察務崇恩施㠯康我民

皇后紀曰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廼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云云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王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廼止明日帝果瘳

頃以廢病沈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亾大分無可奈何

安思閻皇后紀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閒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寢以沈困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

爲則曰結氣口以可言事以不可爲不可爲而言此非虛言而何故疾醫不言結氣者嗚呼漢已不可解之語有焉是聖門之實學絶子游子夏之虛文存耳傳焉足徵學者思諸

李通列傳曰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體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弟養疾通

復固辭

鄧禹列傳曰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馬援列傳曰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

爲則曰薏苡考古人試功之能治水腫小便不利而此註引神農本經今觀其書往往陰陽服食家之論疑非神農之書故從其書試功無徵焉是知漢既有僞書吾黨多不可取

又曰本邦弘法大師歸朝始傳其種故和名曰弘法麥

卓茂列傳曰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

伏湛列傳曰讌見中暑病卒

趙喜列傳曰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韋彪列傳曰未能自劄且眩務滯疾不堪久待

蘇竟列傳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曹褒列傳曰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第五倫列傳曰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鍾離意列傳曰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隱親經給醫藥所步多蒙全濟

宋均列傳曰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

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

韓稜列傳曰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

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十年

　爲則曰病名中風疾醫不名

班超列傳曰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云云超
素有胸脇疾

楊終列傳曰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霍諝列傳曰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
胃已絶咽喉豈可爲哉

　爲則曰此註云附子烏喙根同而因年狀異也後
　世爲別物其誤明矣

黃憲列傳曰父爲牛醫

楊彪列傳曰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
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
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
改容

清河孝王傳曰慶多被病云云後上言外祖母王年
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

陳紀列傳曰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雖哀服已
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

李固列傳曰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

汰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劉瑜列傳曰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爲則曰此註引於左傳左傳國醫之論也以是不可論疾

延篤列傳曰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

段熲列傳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誅轉就滋大

皇甫嵩列傳曰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

董卓列傳曰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趙壹列傳曰秦越人還虢太子云云

爲則曰虢太子記事諸書各異其世傳也明矣而書無實見不可解釋縱雖解釋臆而其術難爲其術難爲則猶不解釋也故聖人禁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不爲也吾黨小子不能爲則愼勿言若欲能爲之則以其實事解釋而可也

劉梁列傳曰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

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

爲則曰美疢左傳作疾疢為是

載就列傳曰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

趙苞列傳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爲則曰趙苞至誠相貫以歐血而死其命也夫

段翳列傳曰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

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郭玉列傳曰云云

爲則曰通篇可讀然非疾醫之所取今世傳醫書道家之書也故醫不得無漢諺之譏

華佗列傳曰云云

爲則曰是亦通篇可讀然佗之術亦非疾醫之法也悲哉扁鵲没後名于醫者皆道家醫而未嘗聞有疾醫之眞傳故方術傳中措而不舉以其不可學也此傳中麻沸散不傳千古遺憾哉咽喉塞者

用莽蘢可試人形體勞動及諸導引之法亦皆可用其它莫所取矣

陳文矩列傳曰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育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

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

爲則曰夫穆姜養育繼子其疾病困篤其恩情篤密世猶或可能焉至其以義方導不孝子盡其病根改過遷善遂爲良士非至誠殆不可能也嗚呼可謂古今之良醫古語云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穆姜有焉

南蠻西南夷列傳曰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

亾者十必四五

冉駹夷傳曰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云云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云云特多雜藥

湟中月氏胡傳曰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

于窴國傳曰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

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

禮儀志曰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云云

百官志曰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註曰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本註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云云

內經

爲則曰內經之眞僞詳評于醫斷故不贅今但摘其古語關係于醫事之要者錄焉

夫脈之小大滑濇浮沈可以指別

觀浮滑濇

緩急小大滑濇

爲則曰夫脈者考毒之動靜也耳以脈論疾者陰陽醫而疾醫不爲也故扁鵲曰不待切脈言病之所在以脈不可論疾也明矣夫内經立六脈甚以易別建之宜哉雖愚夫愚婦可別規矩也不可別則非規矩也乃如難經及脈經之脈狀雖上工別之至難矣況生徒乎不思亦甚

齊毒藥攻其中

風者百病之長也

爲則曰是固非疾醫之語也而醫之爲侮言而治療之害不淺鮮焉故特許之

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爲則曰不識得貫通於是則不可爲醫也夫邪攻之精養之故攻者不避好惡養者隨好惡也不避好惡則雖五穀皆毒也隨好惡百藥亦皆養也文王之昌歜孔子之薑曾晳之羊棗是也而養者莫如守節攻者不如盡毒學者思諸

邪之所湊其氣必虚

爲則曰是古語也内經布演解之大誤矣夫氣不

特虚特虚則死矣今邪毒湊則氣不流通故其毒之所湊其氣必虚如不仁是也苟除其所湊之毒則氣自流通焉然以爲不去其所湊之毒而補其氣氣實則愈矣奚有治也甚哉爲醫之至於斯也

邪氣盛則實精奪則虚

爲則曰是醫家以爲論虚實之標的然內經布演之以陰陽也是非疾醫之論故其評詳于醫斷

百病生於氣也

是國醫之論而非疾醫之事

鼓脹治之以鷄矢醴一劑

岐伯曰病名血枯云云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

爲則曰爲後飯疾醫不言是陰陽醫之理耳不可取矣

帝曰有病身熱解憜汗出如浴惡風少氣云云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

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

爲則曰論有毒無毒是食醫之事以是論藥誤矣藥者皆毒也雖五穀用以爲藥則皆毒也不可不知焉

足中指支脛轉筋脚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㿗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圭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卽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爲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爲則曰陰陽醫者以臆論之故無徵焉是謂之有論無實

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傷寒論

爲則曰余於此書熟覽精讀蓋有年矣其序曰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而考其文非漢之體格且後漢書有一藝名者盡擧而錄奚獨仲景之無傳也

歷史中至於晉書始曰後漢張仲景爲醫是可言矣撰次傷寒論人者叔和也王叔和者西晉大醫令也若據叔和之言記之乎它又無所見或疑撰次之時托名乎是未審也又曰書中論與處方有乖異者以是攙入之多可知也蓋見于陸賈新語傳扁鵲之方于漢也明矣因索其方夜以繼日汲汲乎求之而未得也唯有傷寒論在焉其方誠莫古焉而此書後人攙入錯簡頗多非盡古也故摽的於扁鵲之傳而撰定此書實驗于衆庶之病而採擇其方爲萬病唯一毒信而有徵若不爲一毒而治之徒眩傷寒中風之病名則無寸効矣於是益信命男猷之正傷寒論之攙入不疑矣蓋方雖良非其人則功鮮夫扁鵲何人也古昔良醫也良醫何爲也能治疾也疾不能治奚爲良醫故雖有良方非其人則未嘗免馬服君之子之譏勉哉勉哉勤之在獲乎已耳

傷寒論評

爲則曰嚮讀於呂氏春秋而雖有獲於病之大本爲一毒然未嘗獲其治法也故孜孜汲汲夜以繼日久之始獲於傷寒論不知手舞之足蹈之是三

代疾醫治萬病一毒之㳒也於是朝考夕試視病之所在以處其方信而有徵然此書西晉王叔和撰次爲漢張仲景著而漢書無傳且見其書所篇述陰陽醫而非疾醫也唯方古也其篇中曰傷寒曰中風曰瘀血曰食傷等用柴胡是病名後世之所加而治方古人之遺㳒也今醫家之病名唐孫思邈曰四百四病近世之書病名加多千有余爲則不佞頑愚淺陋薄識而十之一不得記臆不記臆則不妨於爲醫以病名醫不可爲也於戲命哉由天寵靈獲見此方此方與呂氏春秋所言同爲萬病一毒其視毒之所在以處其方何病患不治哉於是忩吾頑愚執其方而類聚之其疑者爲□（方圏）以便復古夫空談虛論徒害事實醫唯治病病不治奚爲醫者故以獲治術爲務同志之士幸行言勿舌言矣

古書醫言卷之四終尾

文化十一甲戌歳三月發行

皇都書林
林　宗兵衛
梅村伊兵衛
神先宗八
野田次兵衛
藤井孫兵衛
丘本嘉七

浪華書林
加賀屋善藏